

长篇评话《三国》之十三

# 兵伐車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張國良

责任编辑：张宏志  
封面设计：麦荣邦  
插图：陈谷长

长篇评话《三国》之十三

兵伐东川

张国良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上海绍兴路74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靖江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2.25 插页2 字数250,000
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7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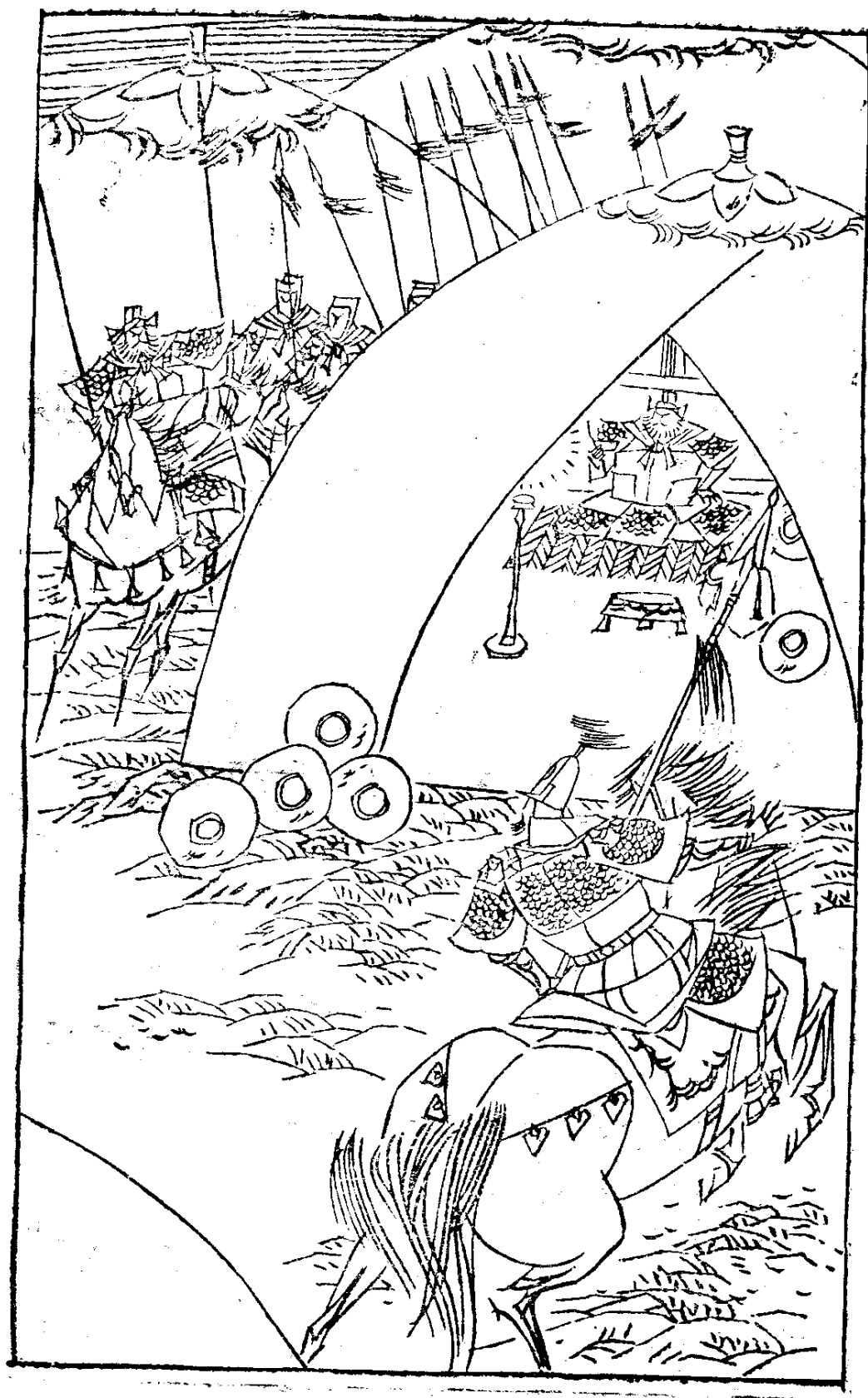
ISBN7—5321—0103—7/J·36 定价：3.25元



马超

黄忠







## 目次

|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 | 瓦口关魏将拒敌 | 蒙头山汉军扎营····· | 1   |
| 第二回  | 孔明千里送佳酿 | 张飞一宵赚重关····· | 21  |
| 第三回  | 张郃披罪犯葭萌 | 黄忠抱病出成都····· | 44  |
| 第四回  | 闻急讯再添老将 | 弃要塞故作骄兵····· | 78  |
| 第五回  | 天荡山夏侯授首 | 蔡家庄曹操探女····· | 101 |
| 第六回  | 曹操修书定军山 | 黄忠试锋夏侯渊····· | 129 |
| 第七回  | 黄忠威震定军山 | 赵云怒搏皓首将····· | 152 |
| 第八回  | 赵黄联袂劫粮山 | 黄霍双刀战汉水····· | 174 |
| 第九回  | 曹孟德除冠披发 | 赵子龙空营拒敌····· | 198 |
| 第十回  | 智孔明初骂王朗 | 戇张苞连伤魏将····· | 219 |
| 第十一回 | 赵云汉水收王平 | 曹操阳平遇吉穆····· | 245 |
| 第十二回 | 穿唇折齿走曹操 | 蓄意借端除杨修····· | 267 |
| 第十三回 | 魏公穷途逢儿郎 | 曹彰精勇展羽翼····· | 296 |
| 第十四回 | 掷令牌张苞泄怒 | 封虎将孔明开兵····· | 322 |
| 第十五回 | 向宠献演连三刀 | 马超施展流星锤····· | 344 |
| 第十六回 | 曹彰恃勇战五虎 | 刘备晋位定三分····· | 365 |

## 第一回 瓦口关魏将拒敌 蒙头山汉军扎寨

刘备平定西川，历尽磨难，三足鼎立之势初成，胜利来之不易。只因三载有余的战争，尽管并未大动干戈，毕竟调动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蜀中已是民穷兵疲。要稳定住偌大一个西川的局面，这对于运筹决策的人来说，不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情。百姓要生存，军队要给养，物源从何而来？诸葛亮除了派遣相当一部分的将领和军士往各要隘驻守以外，其余数十万军队皆奉命耕种田园，实行以生产自救，几乎人人既练兵，又务农，非但解决了军需，减轻了地方的负担，而且还可以接济百姓。同时又对商贾免税三载，百业顿然兴隆起来。一年恢复，二年积余，三年富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一改昔日凄凉景象。从建安二十年二十三年春，不觉又过了足足三个年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西蜀国富民丰，养得兵强马壮。

不过，就在刘备袭取成都的时候，中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建安十九年，曹操欲自尊“魏王”未遂，耿耿于怀，便公开逼帝献印。献帝久知操有野心，便与伏后商议。伏后欲与父伏完议定锄奸之计，命心腹宦官穆顺传书。穆顺将书信藏于发髻之中，出了禁宫，来到伏完宅上。伏完见是伏后亲笔，便回书一封，要献帝传旨西蜀刘备起兵于外，那时可以命在朝的



忠义之臣齐心谋之，里应外合，方可有济。穆顺又将书信藏于髻中，辞别回宫。

原来早有人报知曹操。穆顺回到宫前，曹操早在宫门等候多时，从发髻中搜出伏完书信，已知伏完欲令献帝遣人往西蜀约会刘备起兵，结为外应。曹操大怒，执下穆顺，当夜点起甲兵三千，围住伏完私宅，搜出伏后亲笔之书，随将伏氏三族尽皆下狱，先收皇后玺绶，将伏后乱棒打死。入宫又拿下伏后所生二子，献帝再三泣求，华歆从旁道：“斩草不除根，逢春又发青。后患必无穷！”曹操就将这二子皆鸩杀之。又将伏完、穆顺等宗族数百余口皆斩于市。朝野之人，无不惊骇。献帝自从坏了伏后，连日不食。曹操道：“臣女可与陛下为贵人，大贤大孝，宜居正宫。”献帝怎敢不从？就在建安二十年正月初一，册立曹操之女曹贵人为正宫皇后。就这样，宫内宫外曹操可以大权独揽，一手遮天了。与此同时，刘备也已经平定了西川。曹操想不到刘备竟然从寄居荆州到一举取下西川，而且发展得这么迅速。更使他忧患的是，数十年的戎马生活，扫除了各路诸侯，本想兵下江南剿灭孙权，顺便围逐刘备，谁知强者刚灭，弱者却发展得比强者还要强，实力与日俱增，足可与自己抗衡。而且料到刘备还要夺取东川，要是东西两川都被刘备占据，曹操自料更是奈何不得他。因此，曹操趁刘备按兵不动的时候，抢先发兵进攻阆中。东川张鲁是个无用之辈，既无超群绝伦的强将，又无高瞻远瞩、熟谙兵法的谋士，哪里经得住曹操的谋略，不消一年时间，就杀了张鲁，夺下了整个东川。有人建议乘胜再取西川，曹操摇了摇头说道：“既得陇，不可望蜀。”要手下人知足些。陇右也就是甘肃一带。已经取

得陇右,就不要得寸进尺,贪得无厌,再攻取西蜀。其实,这并不是曹操的心里话。他想,一年时间才得了东川,已打得兵困马乏,刘备手下能人无数,又新取西川,士气正盛,一旦争锋,只怕吃亏的是自己,此时不宜,须养军三载。所以,曹操一取下东川,便留下兵将驻守,自己急忙回转许昌去了。

在曹操匆忙夺取东川的时候,西川的刘备视而不见,只当没有这么一回事。因为孔明早已与他讲明不可与曹操争夺东川,倘然抢先取下东川,势必又要和曹操交兵,这样做非但得不到休整,而且消耗太大。张鲁由曹操去灭他,我再从曹操手中夺东川,一来曹军立足未稳,二来我军这几年已是养成精锐之气,名曰以逸待劳,同样从曹操手中夺得一个东川,后发制人更为上策。所以,西蜀并不发兵。这一日辕门前三声炮响,“叮咚当!”堂前鼓声骤起,“咚隆……”文武百官闻讯立即赶到大堂按班站列,刘备堂上坐定。只见内堂门开,孔明缓缓走了出来。自建安十三年出山至今已十足十载光阴,是年已三十七岁的人了,依然是头戴纶巾,身穿鹤氅,手执羽扇,几乎是白手起家,为刘备创下了这么大的家当,如今自然有一番感叹:“逼宫称王篡汉室,兵伐阆中讨国贼。”孔明轻拂衣袖,在中间坐了下来。两旁文武忙上前拜见施礼,孔明便将羽扇一招,命他们退下。然后开言道:“众位,操贼逼帝于宫中,害伏后,杀皇子,欺君罔上,令人发指!如今汉中之地皆为曹操所有,各处关隘尽是曹操族中心腹驻守,防范甚严,唯瓦口关乃是河北名将张郃。亮欲兵伐东川,从此进取,哪位将军前往?”

的确,曹操并没有对西川掉以轻心,料定刘备早晚要来争夺东川,所以临走时安排下了重军:天荡山守将夏侯德,定军

山守将夏侯渊，米仓山守将夏侯尚，南郑守将曹洪，阳平关守将曹真，巴中守将曹休，阆关、巴关守将夏侯楸、夏侯霸。这些大将都是曹操的族中小辈，只有瓦口关是张郃。张郃年轻时曾在袁绍手下为将，是河北“四庭柱”（颜良、文丑、张郃、高览）之一，沙场上久有名声，投到曹操帐前虽然未立下甚惊天动地的功绩，但威名未减，尤其到了三国后期，居然也是越战越勇。孔明出祁山时，魏国任司马懿为督帅，司马懿十分重用张郃，张郃亦然勇冠三军，威声大振。那个时候，孔明除了要以全副心血来对付司马懿以外，还得用相当一部分的精力来注意这员老将。因此在五出祁山的时候，孔明特地为他设下一计，木门道上用乱箭射死了这个强敌。只因为他武艺高强，又肯臣服魏主，故而曹操视他为心腹，命他带领两员大将，一个是于禁，一个是毛玠，同守瓦口关。说明曹操已估计到刘备也会去取东川。

此时，大堂之上听得军师的问话，早有人从旁闪出。

“老张愿往！”张飞道。

“老张愿往！”张苞同时应声。

父子二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应声，无人分辨得出谁先谁后，张家父子也感到奇怪。张飞回头对张苞弹出一对环眼，质问道：“儿啊，老子在此，尔怎敢自称老张？”

张苞不服道：“儿子亦然姓张，岂不是老张？”

张飞训斥道：“老子是老张，儿子便是小张。”

张苞理直气壮道：“儿子不管老与少，总归是老张。”

张飞再想喝叱他几句，孔明取令在手，对他们父子轻责道：“大堂之上，岂容尔等喧嚣！”说着已将令箭付与张飞，“亮

付翼德将军将令一支，与公子张苞，副将毛仁、苟璋领兵一万，兵进瓦口关。”

瓦口关是东川西北地带之要隘，要是夺下此关，阆中大门已开，汉军可以长驱而进，直插天荡山。如今的四川省，汉朝时分为东西二川。东川虽然并没有西川那么大，但也是用兵要地，尤其是瓦口关首当其冲，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此关一破，便可分进天荡、定军、米仓三山和汉水，即东川三山一水，然后再向东进便是东川腹地南郑。兵进瓦口，担子非轻，张飞毫不犹豫，带着儿子和毛、苟二人接令而退。

点齐军马，张飞命儿子张苞为头队，领三千兵当即离了成都，先往向前进发。来日，张飞自领七千弟兄，毛仁、苟璋左右护卫，十八名燕将前呼后拥，早早出了关厢，升炮向葭萌关而去。

成都出兵，消息早又传到瓦口关。张郃知道出葭萌关十多里路就到这里，也不过个把时辰，暗想，此番魏王取下了东川，留在这里的全是他的族亲，单留我一个外人在此，看来魏王待我的确不错，倘然汉军前来，我必定要戮力厮杀，以报魏王知遇之恩。便召集于禁、毛玠到大帐商议迎敌之策。命他们二人守住关禁，自领一万兵丁出瓦口关，提兵往关前五里路外的蒙头山扎营。蒙头山并不算高，也不怎么大，一万军队驻扎在这里看上去漫山遍野都是营头和人马，从前山到后山团团围定。

蒙头山上的营寨刚刚扎定，山前大道上传来了炮鸣马嘶之声，一彪人马扬尘而来，旗幡上绰约可见是“燕山张”数字，魏军只当是黑脸张飞领兵赶到，慌忙报入大帐。张郃闻讯并不惊怕，泰然自若。虽说今年已近花甲，但精神未衰，勇武不

减当年，常是跃跃欲试。今闻张飞亲来，正要显示一番身手，不待汉军赶近，点兵三千，绰枪上马，直下蒙头山前坡设立旗门，欲思战张飞一个立足未稳。

来者就是张家公子张苞，早已看清山前的旗门，旗门下立一匹青鬃良马，坐一员老将，长一个长方马脸，颌下须髯花白，浑身青铜盔铠，手抱一条钩镰枪，精神矍铄。身后的大旗上也是一个“张”字。张苞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久负盛名的河北名将张郃，便传令停队。三千汉军立即在山前设下旗门，与张郃遥遥相对。张苞一马当先飞出旗门，近前将长矛一荡，“呔！前面挡道者何许人也！速速让路！”

建安十三年，张郃在长坂坡前曾与张飞会过一面，印象不深，但也不浅，相貌特征大略还能记得，今日再次会面，见他黑脸未改，反比十年前又觉细嫩些，声音反而更脆更亮，暗忖道：昔日我正值粗壮之期，十年一过，须发染霜，容颜大变。想不到这老黠愈长愈年轻，愈来愈精神，不知用的是什么返老还童之法。

张郃也是个勇多谋少之人，见他出口不逊，自然也不示弱，双目一瞪，朗声道：“大将军乃魏王千岁驾前张郃便是。今奉命镇守瓦口关，阻挡来犯之敌。黑脸何人，与我通下名来！”

张苞自从随父从军以来，所遇之敌都有认错的，只为父子面貌实在酷似，小黠常因顶冒父名而闹出喜剧来，占了不少便宜，故而上战场便以张飞自称，或含糊其词，迷惑对手。此番初遇魏军，更觉有利可图，自然不肯露出真名。“贼将小张，咱是燕山老张，奉了诸葛军师之命，特来取汝瓦口！”

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将，第一次同张家父子打交道总是不

太习惯的，对别人老是小张、小李的乱叫一通。张郃也不例外，思想道：看你这般年纪比我要小多了，反倒称我小张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这一点是张飞父子的逻辑，不管你年岁多高总是做小，自己总是称老，别人愿意也罢，不愿意也是如此。张郃喝道：“黑脸胆敢来犯汉中之地，好不知生死，大将军枪上不认人！”

张苞年轻气盛血旺，更不饶人，也喝道：“小张竟然自来送死，老张长枪之上也不忌腥血！”

“不斩黑脸，决不回山！”张郃发狠了。

“不杀贼将，誓不收兵！”小鬍赌誓道。

两个人在言语上各不相让，拍着马冲了上去，相互逞能匹敌。以前，张苞只为没有一匹称心的坐骑，武艺不能尽情地施展开来，往往错失良机。自从赵云在葭萌关枪挑赛猿精，送了这匹红鬃马给他之后，好似猛虎添翼，愈觉胆壮气豪。大将的战马好坏就好比说书人手中的弦子琵琶，要是琴瑟不和，唱起来就会大打折扣，更何况战马是大将的第二生命，是马虎不得的。两骑马照面打了个圈子，马背上两员战将都舞起了军械，只见钩镰枪挥舞得似飞转的车轮一般，急急生风，光影上下左右移动，只待伺机进攻；张苞也不闲着，长矛一抖，呼呼有声，随着花影忽进忽退，都知道对手非是等闲之辈，不敢贸然下手，以免失手遭祸。相持有顷，八只马蹄似雨点般在地上踢蹬，乱转个不停。马背上的两个人都是无谋之流，不见对方下手，早已忍耐不住，几乎与此同时，两人都突然向敌将刺了过去——

“黑脸看枪！”

**“贼将捋打!”**

双方同时使出决定性的这一招，都打算一下子刺中对手，故而只看自己的家伙是否刺中，而没顾及对方的家伙是否也会刺到自己。等到两人都意识到自己有性命危险的时候，两柄长械几乎也是同时刺到了对手。张苞的矛尖猛烈扎进了张郃的盔顶，用力向上一挑，爆裂了刘海带，把青铜盔挑在了矛头上。可张郃的钩镰枪上的钩子也钩住了张苞的乌油盔，使劲一拖，也把头盔钩了过来，两匹战马同时向后退了几步。两人趁势单手执兵器，另一只手接住头盔，第一个回合未分胜负。张苞觉得今日打仗特别有趣，别的不交换，偏偏看中了对方的头盔，忍不住“噗嗤”一声笑了出来，“贼将啊，谁要你的头盔，快快换来!”

张郃心想，我们又不是在攀亲，留着有什么用场。“黑脸亦换来!”

两人说着，又将战马向后倒退了数步，各自架住了武器，掂量着头盔的轻重向对面抛了过去。

**“贼将看盔!”**

**“黑脸，来也!”**

战场上头盔方才交换毕，蒙头山前尘头又起，原是张飞带着大队已经赶到旗门。见儿子不与张郃交战，却在抛头盔，暗觉有趣：儿子比老子会玩，我最多与敌将说说笑话，占点口头上的便宜，却从没象他这样和敌将交换头盔，这般亲热，就象在抛彩球。此刻天色将黑，张飞恐张郃发现自己，便掩在旗门之后不露面，观察起蒙头山的地形来，只见山前山后，山上山下扎满了营寨，山顶上是一座大帐，扼守住险要之地，说明要

取瓦口关，必先攻下蒙头山。实际上张飞已把张郃和张苞交战的情形看在眼里，虽则一个回合，已看出张郃是个无谋之辈，只要再接触几回，就可以用计取胜他。对付这种类型的人，张飞已颇有资格了。此时见他们重整头盔，再想出马交战，张飞急令手下鸣锣收兵。“当……”一棒锣响，惊动了二员虎将。张苞知难取胜，勒住战马道：“贼将听了，天色已晚，旗门鸣金，老张去也！常言道，夜不兴兵，你我来日再战！”

张郃起初想战他一个立足未稳，挫动一下张飞的锐气。经过一个回合，丝毫未占到便宜，知道他的武艺不在自己之下，一下子是很难取胜的。便想，待我回上山头，居高临下，守住要道，谅他也难上我这蒙头山一步！想定之后，冲着回马而去的张苞的背影说道：“黑脸，今日姑且饶你一死，来日定取黑脸的首级！”说罢，圈马而走。张郃领兵回上蒙头山，弃枪下马进了大帐，坐定之后沉思道：明日张飞前来挑战，必定有一场苦战，他是个赫赫有名的虎将，我怎样去应付他？不过张郃倒并不是怕他，因为张飞威势虽大，但慧名也不小，想在张飞的这个慧字上做一下文章。

其实，张飞已非昔日可比，刘备与曹操近十年来很少接触，魏军没有看到张飞近年来的变化，仍以老眼光来观察他，而张飞在取西川时表现出的雄才大略，被时人称作“赛诸葛”，的确与战长坂时判若两人，而张郃不能对他刮目相看，那必然要吃亏的。张郃自以为比张飞聪明，思得一计，等候来日交战。

却说张苞回到旗门，已见父亲命大队距离蒙头山三里路的地方安扎下了营寨，便一起进了大帐。



“儿子啊，”张飞问道，“可是与张郃交战？”

“正是贼将小张。”

“战况如何？”

“老子啊，一个回合，未分胜败。”张苞说道。“贼将以为老张是老子，来日还得交战。”

“唔。”张飞命儿子退下，然后凝思道：张郃这匹夫占住蒙头山，欲思挡住我进取瓦口关的道路，待明日战了以后再思计擒获他。

一宵无话。第二天一清早，军士来报：“张郃守住山头，并不下山。”张飞略一思索，便唤道：“儿子啊，命尔引领众燕将及五百弟兄往蒙头山前讨战，诱骗张郃下山，老子自有妙计擒他。”

张苞飞身上马，手执长矛，出了大营。十八个燕将各执丈六黑缨点钢矛，分成两队护卫在张苞的身旁，五百个汉军随在马后拥了出去，到蒙头山下扣马停队。张苞举目向上一看，见半山腰里的一座帐篷外面，张郃昂首挟枪而坐，似乎并没有下山交战的意思。便命弟兄向上叫喊。

“呔！贼将张郃下山交战，我家张将军在此，速来领死啊……”

半山腰的张郃见下面的汉军在拚命叫喊，又见黑脸坐在马背上指手划脚，仍象数年前的那副戆态，暗暗说道：张飞啊，只要你敢冲上山来，我就要你的性命。因此，张郃也命弟兄向山下叫骂。

“黑脸张飞，休在山前逞能，有胆量上山交战，否则不是好汉！”